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四

薛嵩 子平嵩弟崿 令狐彰 子建運通 田神功 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已 子納納子師古師道 宗人洧附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

楚玉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産

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質逆
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遣僕
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為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
至嵩惶惑迎拜于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
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忠志
李懷仙分理河北道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衞洺邢
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志忠鎮恒州懷仙鎮幽
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

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内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歷八年正月卒詔遣弟崿知留後累加崿太子少師大歷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崿舉衆歸田承嗣以叛崿奔于洺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嵩子平年十二為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偽許之讓於叔父崿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薦為汝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歲常為水患平詢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界平牽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開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為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為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道朝廷以東平十二州析為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以平為節度觀

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横海全軍討伐不勝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為賊所寇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幷家財募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

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亦就擒戮脅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歷元年歸朝進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太和二年復以晉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檢校

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冊贈太傅嵩族子雄初為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歿特詔授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為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濞天寶中任鄧州録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採訪使宋鼎引為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倜儻有膽氣涉獵書傳

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禄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安禄山叛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偽署為城内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偽署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于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禄山構逆為賊守者未有

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
渡遂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
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咸悉力為用
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
萬定入朝肅宗深奬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
匹并帷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
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禄大夫鎮滑州妥平殘寇
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

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為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狄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賚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此其短也臨終手疏辭表誡子

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
受恩則重効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
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
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
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
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稍瘳冀
得康強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
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顏臣禮不終忠誠

莫展臣之大罪下懇先代仰媿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並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祗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為非行亦近道令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為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上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曰中衛社稷外修

疆事合於一體以靖庶邦其在有終謂之不朽覩前代
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廹於大化不忘時君未嘗不嘉
尚而流歎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形外純和積中本
於孝敬輔以才略統制藩閫服勞王家往以母老躬於
就養豈不戀闕以茲曠年及苴麻在艱優諭權奪踴絶
傷足淚盡喪明入覲之期良願莫遂想其風彩久軫顧
懐遽見淪没用深追悼嗟乎方疾之時以情自疏無所
有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籌請擇良帥命于中

朝乃令遺胤爰歸東洛教忠以報國約禮以居喪古人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哉節槩誠亮高絶無鄰喟然感傷鑒寐增慟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範宣付史館式昭名臣子建運通建大歷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歸滑州及彰卒滑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舉家歸京師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涇原兵亂出幸奉天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為後殿至奉

天以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六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李氏恒帥寶臣女也建惡將棄之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姦通建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建會赦免坐德宗詔曰子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輟常膳五百千文

充葬士倫母子其父既衰耄至無所歸良深矜念委京
兆尹厚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為右領軍大將
軍五年三月以専殺不辜德宗念舊勲特容貸之復陳
訴詞甚虚罔遂貶施州别駕同正卒于貶所貞元六年
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運為東都
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刼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
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
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抗請不接

亟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亟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徳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曽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刼轉運絹賊郭部朱瞿曇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亟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衆寃之通元和中宰

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孤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甲兵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寮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令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燻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名之與語如堪用望垂奬録憲宗念彰

之忠即授通賛善大夫出為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為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虛張虜獲得賊數人即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衂即不敢上聞後為賊所攻境上城柵並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為昭州司戶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為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壽州失律不宜遽加奬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

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棄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爲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爲左衛大將軍卒

田神功兾州人也家本微賤天寶末爲縣里胥會河朔兵興從事幽薊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於鄭州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爲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徧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歷三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効其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八年冬復覲闕廷遘疾信宿而終上悼惜為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

来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
汴州留後大歷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為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
等兵馬直擄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卒詔滑州
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禄山反署其腹
心徐歸道為平盧節度希逸為平盧裨將率兵與安東
都護王玄志襲殺歸道使以聞詔以玄志為平盧節度

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旣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旣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戰遂達于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賊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尚書

賜實封圖形凌烟閣以私艱去職大歷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懐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會有敕遣使來存問懐玉恐玄志子

為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為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强暴恣横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慙𧮂是不敢為暴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為兵馬使正己沉毅得衆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

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為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歷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歷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為己邑正

已復得曹濮徐兖鄆共十有五州内視同列貸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絶法令齊一賦税均輕最稱强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隂晝夜教習為備河南騷然天下為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是運輸為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總

兵政祕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
贈正己太尉納少時正己遣將兵備秋代宗名見嘉之
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
倉部郎中兼總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已將兵擊田承
嗣奏署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奏署行軍司
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建
中初正己田悅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納祕
喪統父衆仍復為亂比會悅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

一千救悅為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洹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阨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洽攻破其城外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男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以為已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說等繫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

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兵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興元初降罪己詔納乃効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戶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請朝廷因而授之起復右金吾大將

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戍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于德棣二州將取蛤蝚及三汊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蝚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隷淄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蝚為納所據因城而戍之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隷之蛤蝚猶為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汊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為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

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衆兵以取蛤蜾三汊爲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會士清營中火起軍驚惡之未進德宗遣使諭旨武俊即罷還師古毀三汊口城從詔旨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於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族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貞元十年五月師古服闋加

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欒妾媵並為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録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謂曰師古近得邸吏狀具承聖躬萬福李元素豈欲反乃忽僞録遺詔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

以不討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爲名㝠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即位師古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師道師古異母弟其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沐固止之乃請進兩稅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憲宗以蜀川方擾不能

加兵於師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遥領節度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自正已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衆不附己皆用嚴法制之大將持兵鎮于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洩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刼其衆

父子兄弟相傳焉五年七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燒河陰倉斷建陵橋初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兵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内其邸謀焚宮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小將楊進李再興者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人圍兵奔

駭賊得結伍中衢内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不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靜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鎚不能折頸圓靜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

凡數十人留守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靜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元膺具狀以聞及誅吳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子入侍宿衛詔許之師

道識暗政事皆決於羣婢婢有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為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耶今境内兵士數十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覌所為欲寬容

之師道苟以遜順爲辭長惡不悛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城縣斬首五百餘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於兖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戰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使李光顔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柵田弘正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柵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既

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名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名將吏謀曰魏博兵强乘勝出戰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為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賷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内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首送于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獻於

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於太廟郊社憲宗御興安門受之百寮稱賀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兇黨拒抗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久居汚俗皆被脅從況討伐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効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況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為屈法庶使知恩並宜特從釋放仍令卻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

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師道妻魏氏及小男並配掖庭堂弟師賢師智配流春州姪弘巽配流雷州詔分其十二州為三節度俾馬總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羣撰碑以紀其績國家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偽命

分領州郡朝廷厭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為軍人逐出正己又據齊魯之地既而遞相膠固聯結姻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為常仍皆署其子為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為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于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為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為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為尼洧正己從父兄也正己用為

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戸充招諭使初洧遣攝廵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幷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即必立功況海沂兩州亦並爲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並素與之約若有詔命寘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爲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盧杞杞怒程不先白己故洧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

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為賊所據不受洧命旋加洧檢校戶部尚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乗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內蓄姦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濡足賊廷既沐國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彰居喪

循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已時稱能善始善終者也建志禀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勲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得計則潛圖兇逆失勢則僞奉朝旨向背任情數十年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師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已者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

杞以私妨公致懐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

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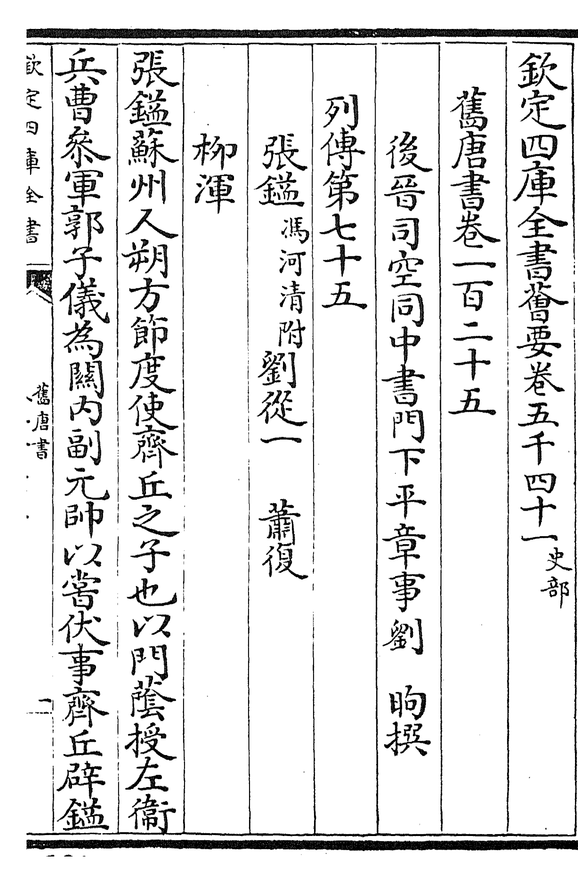
奴内聽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

猶為多矣何所疑焉

賛曰田神功勇能立勲令孤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

以顯揚師道任臧獲而亡滅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五

張鎰 馮河清附 劉從一 蕭復

柳渾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以嘗伏事齊丘辟鎰

為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
樅以公事呵責邑人内侍齊令詵令詵銜之構誣外發
鎰按驗樅當降官及下有司樅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
母曰上疏理樅樅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
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
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樅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户量移
晉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為判官奏授殿中侍
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母憂居喪有

聞免喪除司勲員外交遊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大
歴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淨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
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
卷五經微㫖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于汴州
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襃異加侍御史泌淮鎮
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徳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
團練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
除河中晉絳都防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

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
養疾私第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修國
史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縱
下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内侍省鎰上疏論之
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
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
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
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

賊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准鬭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准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趙縱非叛逆奴實姦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

莫大於尚父殁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先已當辜趙縱令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罪三壻録勲念舊猶或可容況在章程本宜看免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偕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傾所益悲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千杖

殺之鎰乃令名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偽請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代朱泚與吐番相尚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熱論利陁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昇

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盌耏與之盟將殺其
禮乃請結賛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
犬三物代之結賛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賛請以羝羊盌
出犬白羊乃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歃盟文曰唐
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
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賛普代
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
或因小忿弃惠爲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阼愍

茲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邉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縣暨劒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劒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

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為定其黃河以
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
中間悉為閑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
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
并築城堡耕種令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
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
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結賛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
牲而已盟畢結賛請鎰就疆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為

誓誓畢復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鑾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為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鎰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邊幅不為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獲免鎰出鳳翔

三十里及二子皆為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王沼
張元度柳遇李淑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隷朔方節度郭子
儀以戰功授左衛大將軍同正隷涇原節度馬璘頻以
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功歴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
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闕
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事
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況聞之乃

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效誠節衆頗義之即時
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
軍雖集蒼黄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
特詔褒其誠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姚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工部
尚書賊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
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凶黨害河清尋
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興元元年贈太子少傅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𤣥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
𤦺之京兆府少尹從一少舉進士大厯中宏詞授祕書
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南尉雅爲常衮所推重及衮
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
超遷侍御史居數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
王之爲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
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
改中書侍郎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史上遇

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尋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為右相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為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

士不與之遊伯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為宫門郎累至
太子僕䕺德中連歲不稔榖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别
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
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别業奉家兄當以要地
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
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内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
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尚書郎大歷十
四年自常州刺史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為同州

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為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為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為襄漢元帥以復為戶部尚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惛潰皇猷以致今

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
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㫖
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先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首稱
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
鎰判官韋臯先知隴西留後首殺亟叛卒數百人不應
楚琳復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
返宮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

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
令韋臯代少遊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
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
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閤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
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
適来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
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
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

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寖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浸不悅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郜國公主親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于饒州時年五十七復門望高華志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爲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郜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馬蕭升升於復

為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別駕蕭鼎商州豐陽令
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穢
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別第李萬決殺昪貶嶺南蕭鼎
韋恪決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猒禱其子位為禱
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並長流端州
公主女為皇太子妃即順宗也太子懼亦請與妃離婚
六年郜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父徽初尚郜國
薨卒尚蕭升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惔梁僕射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棲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寮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大歷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

火歸罪於守門㾦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寃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悶醉僵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為都團練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服徒行逾終南山谷蹦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之猶疑匿在閭里乃

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頃為徃賊點穢臣實
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貞元二年
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二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
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為帶墜壊一銙乃私市以補及獻
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決死詔至中書渾
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方春行
刑容臣條奏定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
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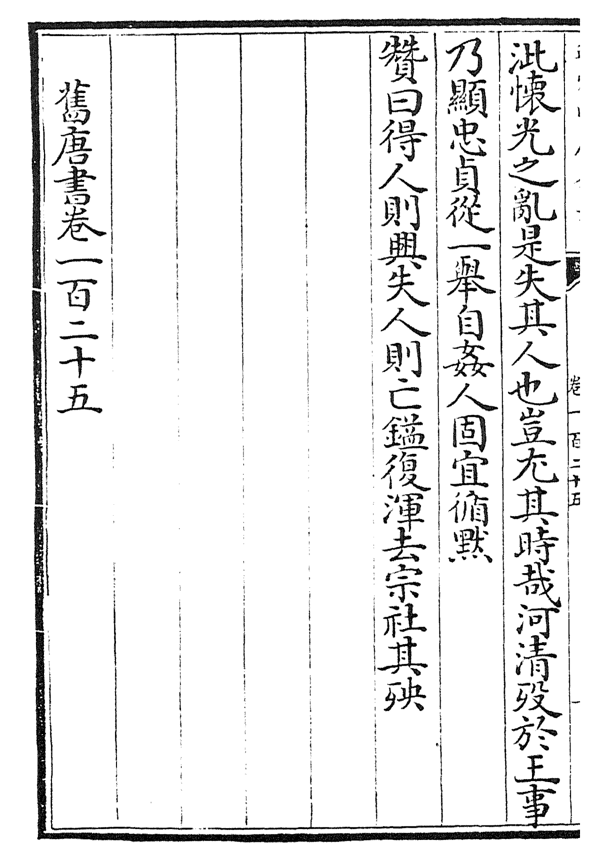
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李晟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强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強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滉雖泥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

滿歲而罷令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渙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一末吏憸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渾以疾稱告即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吏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祿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

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蕃戎負固自雄　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遂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延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没兵臨近鎮上驚歎

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禮異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渾母兄識督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頴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剏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

伏其簡拔而趣尚辯博渾亦善為文然趨時向功非沉
思之所及渾譽辯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
儉不治産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
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
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訏謨亮直皆足相明
主平泰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
任君子使小人閒之害霸也德宗黜賢相位姦臣致朱



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姦人固宜循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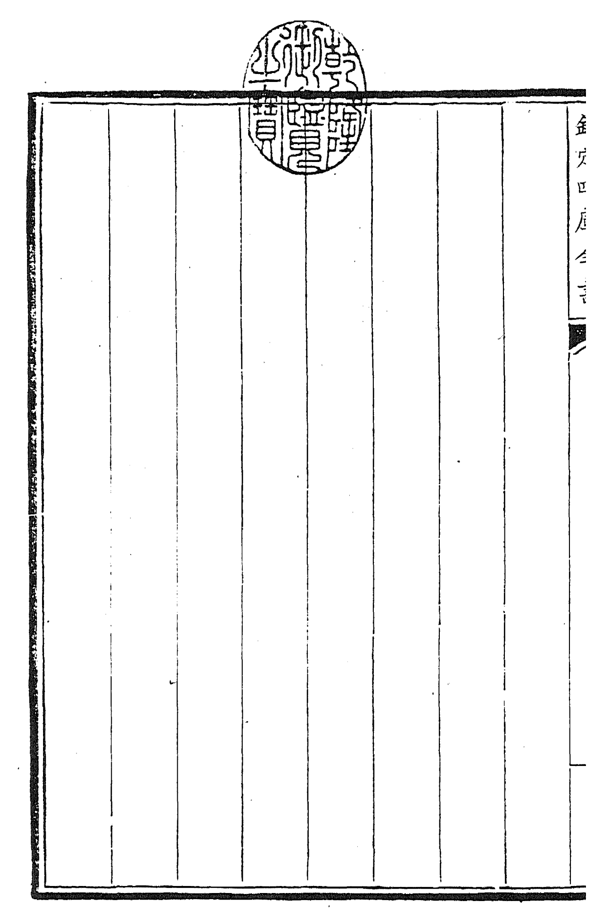
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鎰復渾去宗社其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謹案卷一百二十四第十五頁後二行及興元初刋本初訛之據新書李正己傳改

卷一百二十五第四頁後五行六行卜年惟永刋本卜訛十今改

第十頁前二行則天下暸然知逆順之理刋本暸訛明據新書蕭復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七十六

李揆 李涵 陳少遊 盧惎 裴諝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為冠族秦府學士給事中玄道玄孫祕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

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知宗
子表疏遷司勲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扈從劔南
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
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
之囿亦不能擒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
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
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
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

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甞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其爲舍人也宗室請加張皇后翊聖之號肅宗名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

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横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

揆在相位決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為物議所非又其兄楷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呂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太子賔客為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内搆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萊州長史同正員其制旨曰扇湖南之八州沮江陵之節制揆既黜官數日其兄楷改授為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

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為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既無祿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為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行至鳳州以疾卒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

李涵高平王道立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為關内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凉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具朔方兵馬招集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牋至平凉謁見涵敷奏明辯動合事機肅宗大悦除右司員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

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
啓口疏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
其毀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
充河朔宣慰使大歷六年正月為蘇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
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殁代之德宗即位以涵和易
無剸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
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

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為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為少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僣陳章奏為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廁周行宜佐遐藩用誡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仍充山陵

副使無幾以右僕射致仕興元元年九月卒追贈太子太保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累贈工部尚書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衆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昇坐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補渝州南平

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叅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寳應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廻紇糧料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視事又歴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

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

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游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與竭蹇分時少游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歷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

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禄大夫封頴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綏輯而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㪷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賂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

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户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闗播嘗為少遊賓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

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總賦税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為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頎就佶强索其納給文歷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荅曰所用財帛須承勑命未與之頎勃然曰中丞若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乏財為光弼所殺故頎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為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既

懼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為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為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取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絶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

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叅謀温述由壽州送欵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少遊又遣廵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偽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為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

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旣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盧惎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工部侍郎義恭玄孫也父子

騫頠王府諮議參軍以悬贈祕書少監悬少以門蔭
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録事參軍監察殿中御
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名入左司郎
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悬無術學善事權要為政苛躁盧
杞甚恶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
史遷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裴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寛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
元天寶閒諝少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

苛細積官至京兆倉曹丁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盜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號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爲史思明所陷詣藏匿山谷思明嘗爲諝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諝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逐得諝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

召見言事代宗居陜諝步懐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
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為御史中丞
為元載所排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諝
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推酤之利一歳出入幾何諝
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
自河東来其間所歴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
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
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由是未敢即對也上前坐曰

徵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
之出為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刺史入為右金吾將
軍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
以甫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隷人殺羊以
入門者覺之譖列奏狀上以為不畏强禦累遣宣諭或
謂譖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為蓋之譖笑曰非爾所解
且郭公威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
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於朝堂别置三司以決庶獄辯爭者輙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纎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諝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徵為右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為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諝自河南凡五代為官入視事

未嘗當正處不鞫人於贓罪以寛厚和易為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少遊逐勢利隨時盧邁事權要巧宦察言觀行皆無可稱涵節行著聞謟和易為理庶幾近仁也

賛曰李揆盧邁言行非真涵謟和易庶乎近仁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隷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試太

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皥爲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皥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翃犒軍士唯糲食菜肴而已軍士覆而不

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此約東都有厚賞免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内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内門賊已斬關

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衆意既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既僭號乃以令言爲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既以身先逆亂頗盡心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爲首帥也羣兇宴樂既醉令

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乎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火迫酇侯朱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鑒希鑒僞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閭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

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毁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隷雲京麾下因閒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𠕂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

久竟比相遇過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大歷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横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録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

於道光晟討其裴豪頗多潜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
華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
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
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
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
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怏
怏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偽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
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

餘里光晟潜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廻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謟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

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壻也休與王氏離絶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

欲遂絶其使令休還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録等四屍突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絲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鬬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饋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

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

汙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

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

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

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

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遽奏爲光禄卿休以其

遠使賞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爲主初但稱

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

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及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
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爲宰相判度支休遂爲謀主至於
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内外咨謀一禀休畫故時人云源
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爲休所
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爲蓋非一焉又勸泚鋤翦宗室
以絶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偡專其斷決諸王子孫
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爲
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並斬于東市籍沒其家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
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尋
拜監察御史琳倜儻疎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
同院御史畢燿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
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郭令改殿中
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為劒南東
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故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懐州

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諮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倖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幸梁洋琳從至盩厔託以馬之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至以御馬一疋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悵然賜

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決矣後數日乃削髮爲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餽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頻虧臣節自受逆命頗鬧譏諂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

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說稍遷

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德宗在春宮受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

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

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

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相上授之不疑

天下聞之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疎涉

俄授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贓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洌之子也與兄鍊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員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撿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

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壞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壻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鄠縣西馬蹬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受賊偽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鄠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即令騎二

百求之鄆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爲僞宰相既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爲兄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畏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逼脅潜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輙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兄鍊等並授僞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洌叔渙當禄山思明之亂並授僞職然以家風修整爲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爲己任而貪禄愛死節隳身戮爲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爲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僞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僞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爲當塗者所抑形於言色大

歴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劒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唯劒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

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

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婬穢無所不犯者乎令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

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

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偓以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為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為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偓甚喜偽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偓為之賊敗與偽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吳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人分陰陽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為至論令言遠總師徒首為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真主俯就偽官蔣鎮貪祿隳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